

編後語

在未來中國的歷史書寫中，2008年肯定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年份。在這一年，中國經歷了眾多百年不遇的大事件；同時，這一年也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三十周年。在全球性經濟危機的背景下，中國發展的經驗受到廣泛的關注。然而，中國的發展模式本身卻成為眾說紛紜的一個主題。爭論的焦點在於如何認識國家(或政府)在發展中的作用，以及如何認識中國的國家轉型。關於國家的論說，在中國從來都不是書齋中的清談，也不僅僅是書本上的論辯，而是影響着眾生日常生活的重要話語。幾千年來，對於全知全能型國家的期盼，主宰着中國的政治文化。在2008年，這樣的期盼瀰漫在對「舉國體制」的膜拜和遐想之中。

在2008年，本刊已經發表了多篇反思改革開放的文章。本期不嫌重複和累贅，依然在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欄目中，刊登了三位學者探究中國國家轉型的力作。蕭濱從國家的有限性、有效性(國家能力)和自主性三個方面，系統地梳理了中國國家再構建的過程。隨着全能主義國家的解體，國家有限性在中國初步確立起來，國家的能力得到了選擇性的提升；然而，政府行為企業化和市場化的趨勢卻導致國家自主性的弱化。國家已經日益成為少數利益集團的獵物，並且時常顯示出回歸全知全能型國家的衝動。

在很多人看來，自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以來，國家已經轉型成為東亞式的「發展型國家」。秉持發展主義的理念，借助理性務實的經濟官僚，依賴同資本建立的密切關係，發展型國家主導着經濟發展的進程。然而，阮思余指出，這種發展型國家的發展，不僅導致GDP崇拜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經濟問題，而且還促成了特殊利益集團綁架國家。中國改革的新共識是超越發展型國家，走向民主社會主義。

在吳木鑾看來，歷經三十年的市場轉型，國家與大企業的關係依然沒有本質的改變，從而形成了一種以國有企業為主、強調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體系，有別於以民營企業為主但強調國家干預的國家資本主義。在這種國家主導下的市場經濟中，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不僅擠壓了市場競爭的空間，而且也不利於全民福祉的增加。

所有這些都揭示出中國國家轉型本身的有限性。全知全能型國家依然主宰着中國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，只不過主宰的方式有所變化。

本期的多篇文章從不同的視野透視出全知全能型國家的另類表徵。在大躍進這個荒誕劇中，千千萬萬農民正在餓死，毛澤東卻為「糧食太多」而發愁，而國家則拼命徵購糧食、儲存糧食、出口糧食。楊繼繩記載了一個簡單的事實，全知全能型的國家無法讓信息(哪怕是真話或常識)正常地流通。黃勇的案例告訴我們，在全能主義國家的擠壓下，一個物理學家哪怕想成為一個理性的工具，都不可能。在柳迪善剖析的中國電影中，祖國的花朵們響應着離家赴國的召喚，而在他們的家中，父親(以及私人生活)的有無是無關緊要的。